

帝京景物畧



〔明〕劉侗 于奕正著

帝京景物略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[明] 劉 侗 于奕正著

帝京景物略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崇文門外東興隆街五十一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一九八零年十月 定價每冊一元四角五分

書號：一二二零五·二

出版說明

在記述北京風土景物的書中，明崇禎八年（一六三五年）刊印劉侗、于奕正合著的『帝京景物略』是出版較早，文學性較濃的一種。

作者在序中，首先陳述了北京的重要地位，認為定都洛陽不如長安，長安不如北京。說明成祖定都北京，是件大事，『前萬世未破斯荒，後萬世無窮斯利，捶勒九邊，橐篋四海，豈偶哉。』在這塊『神人萃，物爽馮，……潭雲塔影，龍螺洞光……熙游盛今古』的京城，作者居住了多年，所以他們詳細地描述了北京的山川園林、名勝古跡，以至風習節令、花鳥蟲魚等等。

這本書細致地介紹了北京的名勝園林。如香山寺（今香山公園內，寺毀於一九〇〇年），作者認為是京師觀寺的首遊。『崗嶺三周，叢木萬屯』，香山重崗復嶺中有這麼多樹木，多叫人留戀。這里不僅山色好，而且早就以泉著名，泉上石橋，橋下有方池，有朱魚千頭，客一投餌，朱魚頭頭迎客。在山上眺望：青望麥朝，黃望稻晚，晶望潦夏，綠望柳春。山上還有很多古跡，有南北朝的葛洪井，金章宗的祭星臺、護駕松、夢感泉，神仙下棋的石座。

又寫卧佛寺婆羅樹：『大三圍，皮鱗鱗，枝槎槎，一葉七開蓬蓬，實三稜陀陀，叩之丁丁然。』這棵樹長滿了葉子，這麼高大，使周遭的殿墀，數百年不見日月。

明代王侯貴宅的園林修治得很講究。這裡記載了海淀的李園、米園。記人言：『李園壯麗，米園曲折。米園不俗，李園不酸。』寫西郊惠安伯園牡丹之盛，東城駙馬萬公曲水園饒水和竹子。又寫東城成國公園，有三堂，堂都被樹蔭蔽住，有一槐樹四五百歲，身大於屋半間，頂嵯峨若山。園叫適景，人叫十景園，這園子所在的街道現在還叫什錦花園胡同。旁邊還有宜園，在石大人胡同，園中有臺，臺前有池，泉水從樹杪流下，假山前有一石，是數百萬碎石結成的。園是正德中咸寧侯仇鸞建的，後歸冉駙馬。這些記敘描寫都是難得的，使我們了解明代北京的私人園林之盛，超過以往任何時代。

在序言中，作者還說，記述的地方，假如沒有去過的，他們就分別去看，回來相報。作者的信條是：『事有不典不經，倘不敢筆，辭有不達，奕正未嘗輒許也。』在略例中又說：『成斯編也良苦，景一未詳，裹糧宿春；事一未詳，發篋細括；語一未詳，逢襟捉問；字一未詳，動色執爭。歷春徂冬，銖銖緬緬而帙成。』可見他們是經過辛勤的實地訪察、反復推敲，才寫成這本書的。所以，它反映了明末北京山川、人物、園林、風俗等等的實際情況。

這本書的另一特點，是十分注重文字的修飾。劉侗、于奕正的文體，在晚明文學流派中，是屬於鍾惺、譚元春爲代表的竟陵派的。竟陵派反對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、摹擬，提倡抒寫『性靈』；在

文風上力求『幽深孤峭』。這種文體的缺點是冷僻艱澀，不容易懂得，但是有時却有別趣奇理、造語冷雋的好處。這本書也正表現了這個特點。它的句子都很短，也用了一些重複的字、冷僻的字，但是有時幾句話、幾個字却能表現出一種境界，勾勒出一幅圖景。如寫德勝門外的水田：『水田數百畝，溝洫澮川上，堤柳行植，與畦中秧稻，分露同煙。春綠到夏，夏黃到秋，都人望有時，望綠淺深，爲春事淺深；望黃淺深，又爲秋事淺深。』短短幾行，寫出了水田和堤柳的景色，又寫了都人看稻的顏色而知時令。作者的觀察是深入的，描繪是細膩的。

所以，清代紀昀雖說竟陵派是唱導『詭俊纖巧之詞』，鄙之爲僞體，但也說這本書『其胚胎，則世說新語、水經注，其門徑，則出入竟陵、公安，其序致冷雋，亦時復可觀。蓋竟陵、公安之文，雖無當於古作者，而小品點綴，則其所宜，寸有所長，不容沒也』。

應該指出，這本書表現了不少封建思想看法。其中記述神鬼顯現、因果報應的，更是數見不鮮。有些迷信看法還寫得活靈活現。它反映了作者唯心主義的思想觀點，是應該注意的。

劉侗字同人，號格菴，湖北麻城人。他以『文奇』被禮部奏參；復又遭人嫉忌，在家鄉不能立足，到北京來捐監生考北闕，中崇禎六年順天鄉試舉人，七年成進士。後來，他外放南直隸（今江蘇省）吳縣知縣，還沒有到任，路過揚州，死在船上，年四十四歲。他來北京時，認識了于奕正。于奕正初名繼魯，字司直，宛平（今北京）人，崇禎初年秀才，家中有些錢，喜歡結交朋友，好遊名山。崇禎七年，于奕正和劉侗取道南京，想到湖北去遊覽，不果。劉侗中道和他分手，奕正一人在

江南遊覽了好些日子，於崇禎九年回到南京，病死在旅舍，年四十歲。劉侗護其喪歸。他們的著作除『帝京景物略』外，劉侗有『尤井崖詩』及『雉草』、『輶光三十二義』等；于奕正有『天下金石志』、『樸草詩』等。他們在南京時，曾合著『南京景物略』，書沒有完成，兩人先後死了。這篇殘稿，今已不傳。

他們的交遊有譚元春、王崇簡、顧與治、楊日補、周損等人。湖北麻城縣志載，劉侗『爲諸生，卽見賞於督學葛公。禮部以文奇奏參，同竟陵譚元春、黃岡何閔中降等，自是名益著』。劉侗和譚元春是同鄉，譚元春是竟陵派首領，天啓年間解元，是劉侗的前輩，在竟陵派風行之時，劉侗私淑譚元春是很自然的。在劉侗離鄉時，譚元春寫了一首『送劉同人北學四十二句』的詩，中間說：『去負一卷文，徒步作燕客。失意走踐踐，氣平不可阨。』譚元春在北京時，也和劉侗一樣，住在于奕正的園子裏，十分相得。譚元春有『于司直邀入西山記贈』詩，述說他倆於天啓五年第一次見面相携入西山的情景。以後譚元春出京也寫了留別于奕正的詩。可見劉侗、于奕正和竟陵派首領譚元春是很相契的。

王崇簡字敬哉，宛平人，和于奕正是同鄉同學，入清朝，做了禮部尚書。他有送于奕正、劉侗南遊的詩。于奕正死，有『哭于司直』的詩。到了康熙十二年，他七十二歲，還有紀念于奕正的憶舊詩。他寫過『都門三子傳』，詳細地記述了于奕正的生平。他在清初還爲『帝京景物略』寫過一篇跋文，以目擊者的身份，證明此書確爲劉侗、于奕正所作。

他們在南方又結交了顧與治和楊日補。顧與治和楊日補幫助劉侗經紀于奕正的喪事，並且刊印了于奕正的遺詩，寫了序文。還有和他們交遊並和本書有關的，便是爲本書選詩的周損。序文中說周損是『侗之友』。略例中說原來搜集了五千多篇詩，經周損刪汰，只存了一千多篇。

這本書初刻於明崇禎八年，是他們二人在南京時所刊。書前有明大學士方逢年的大字序文，應是最早的版本。到明亡，在短短的九年之中，這本書翻刻了三次。一次字體和原版本略有不同，內容並無差異，一次是徐仲昭的刪節本，再一次是王永績、耿章光的刪節本，扉頁印有『王耿兩先生刪正，兵部藏板』字樣，卷前有崇禎十六年王偉、王永績的兩篇序文。

這本書在清初也翻刻過兩次。乾隆三十一年，紀昀又刪訂刻印出版。普通流行的，就是紀昀的刪訂本。此外還有一種巾箱本和琉璃廠書肆翻刻的幾種坊刊本。解放後，古典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五七年根據紀本排印出版。紀昀刪去了全部的附詩，於石鼓篇中刪去五百多字，首善書院篇刪去一千多字，燈市篇刪去二十多字，李卓吾墓篇則全刪，有些篇還增了一些注釋。紀昀刪削或有他的道理，但把背叛封建思想的李卓吾的記述全部刪削，就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了。原刻本有寫北京景物的大量的詩，特別是明人的詩，這在其他記述北京的書籍中還是少見的。可是其中個別篇也有經原編者臆改的，如劉禹錫『蜀先主廟』的詩改爲『樓桑先主廟』，『蜀故妓』改爲『燕故妓』。

一九六三年，北京出版社根據張次溪先生藏明崇禎八年最早的刻本重印，沒有刪節。個別刻印上的錯失，則據清刻本校改。其中目錄有和正文不統一的，如『關王廟』，正文作『關帝廟』；有存目

帝京景物略

缺文的，如『觀象臺』，都沒有改動。這次，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據一九六三年本重印。

敘

燕不可無書，而難爲書。本朝之制，敦尚節儉，非有漢唐宮室之廣麗，別館離苑，跨山彌谷，以數百千計也。非有原廟之幸，汾陰之祠，閣道周流，長途中宿，若九成、華清之避暑也。非有長楊較獵，周隄禽獸，昆明、曲江之水嬉也，地可壅闢九達之外，以瞻農萃畎隸。其可覽觀，則擊壤之叟，祝釐之倫，相與夷嶠而堙谷，列植招提，靈囿仙臺，遠近落離。於是都人士遊焉，觴焉，咏焉，曰：燕難爲書，燕不可無書也。陳留之志風俗也，襄陽之志耆舊也，會稽之志典錄也，岳陽之志風土也，維中之志伽藍也，華陽之志人物也，志焉爾。余門人劉生侗之志燕，異是。其言文，其旨隱，其取類廣以僻，其篇幅無苟畔，其刻畫也，景若里之新豐，雞犬可識也；物若偃師之偶，歌舞調笑，人可與娛，可與怒也。粵古作者，未有是矣！爰有于子奕正采厥事，周子損采厥詩，以佐劉生之筆華墨瀟。蓋周諮於燕者五年，著於秣陵者經年，而成書，曰『帝京景物略』。劉生以質於余，而後乃行之。余得讀是書，綦詳矣，『略』言之者何？以余所聞於燕，醫無閭之山，昭余祈之藪，崆峒之上，廣成子之石室存焉；西山之大小翻，王次仲之所落其翼也；息壤之涌金馬門，張世

傑之生范陽村，謝枋得之餓憫忠寺，興會所不至，斯不及焉。曰『略』也，諒哉！
賜進士第、中憲大夫、協理詹事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、管理纂修玉牒事務、前南京國子監祭酒、直起居注、纂修兩朝實錄、知制誥、經筵日講官方逢年撰。

敘

都，應垣也。燕之應極，垣有三焉，極一而已矣。日東出，躔十有二，極北居，指十有二，以柄天下之魁杓。天險設於坎，地勢厚於坤，皇建而人民會歸於極，有進矣。帝北宅南嚮，威夷福夏，玉食航焉。蓋用西北之勁，制東南之饒；亦用東南之饒，制西北之勁。饒勁各馭，勢長在我。若欲饒其所勁，勁其所饒，則不識先皇之遠算矣。又進矣，燕雲割而中華蹙，嶺可界也，界之；河可界也，界之；江可界也，界之。豈無遠猷，川遠阻修，科墮從枝，弓撓於鯨爾。中宅天下，不若虎眠天下，虎眠天下，不若挈天下爲瓶，而身抵其口。維不如關，關不如薊，守維以天下，守關以關，守天下必以薊。文皇帝得天子自守邊之略，於厥初封，都燕陵燕，前萬世未破斯荒，後萬世無窮斯利，捶勒九邊，囊括四海，豈偶哉！三百年來，率土臣民，罔不輻輳，紅塵白日，無有閒人。目指所及，風高沙飛，土剛水鹵，幽巖勝蹟，非所經心，輒有小警，而懷都意輕矣。夫都燕，天人所合發也。陰陽異特，睠顧維宅，吾知之以天。流泉撫原，士蒸民止，吾知之以人。此帝京景物略所爲著也。考中原之山勢，江北主，江南賓，古聖先王，篤生必於江北。江北之山，歸結泗鳳，蒂從山

後，奧區莫過之。本同末異者，山也；本異末同者，水也。天下之水，東趨滄海，滄海所涯，號稱天津，故山水之攸結，莫並我帝京者也。於焉神人萃，物爽馮，成周鼓文，漢代瑞像，脛翼謂何，氣先符應。他若潭雲塔影，龍螺洞光，木石幻氣精，熙游盛今古，雖留更僕，未可悉數已。侗北學而燕游者五年，侗之友于奕正，燕人也，二十年燕山水間，各不敢私所見聞，彰厥高深，用告同軌。奕正職蒐討，侗職摘辭。事有不典不經，侗不敢筆；辭有不達，奕正未嘗輒許也。所未經過者，分往而必實之，出門各嚮，歸相報也。所采古今詩歌，以雅、以南、以頌，舍是無取焉，侗之友周損職之。三人揮汗屬草，研冰而成書，其卷八，其目百三十有奇。崇禎八年乙亥，冬至後二日，麻城劉侗撰。

略例

宛平于正奕正述

至尊內苑，非外臣見聞傳聞所得梗概。四壇、諸陵，臣庶瞻望焉，罔敢至止。今略。所記帝京景物，厥惟游趾攸經，坐譚攸析者。蒼莽朝暉攸至也，近百里而瞻言之，豐碑孤塚攸存也，遠千年而馮弔之。粵有僻剝荒荒，家園瑣瑣，游莫至，至莫傳矣，略之。

長安，都秦稱也，都燕，非所稱也。戰國曰燕，金曰燕京，元曰大都，我明而襲古稱，奚可哉！我明曰順天，迄八府而一稱之，曰北京，對南京而二稱之。今約略古甸服內也，稱曰帝京。

紀載有體爾，草則有疏，射則有策。今帝京名篇，而所記山水、園林、剎宇也。若指畫經濟，娓娓不休，謂其言有倫脊乎。編中如大學之典則，首善書院之講學，三忠祠之運漕，盧溝橋之河道，稽山館之沿習，偶譚及之，用志欣慨，蓋不盡不詳焉。

翼順天府志而傳者，燕史（戚伯堅）、宛署雜記（沈榜）、長安客話（蔣仲舒）、長安可游記（宋啓明）等。或雖失倫，或譌，或漏，或漫，或俚。茲編人徵其始末，事核其有無，博採約修，一新舊觀。疑乃傳疑，信乃傳信，必也。成書有據，碑版今存，雖故老稱說，尚慙置焉，況乎東野齊諧，敢爲

怪郵哉！然而多僻多異，其鍾孕洋溢弘遠矣。

地從石晉割後，不隸中土六百餘年，而遼、金、元遞都之，故奇蹟異聞，事多三史。編中爲表舊事，不盡刪削，退夷進夏，深用慨然。

山之名、水之名、寺院家園之名，書土人所習呼，便游者詢問也。城九門有賜名，而土人或仍舊呼，則非王制。今悉遵門額，不曰海岱、順城。惟述金元時語，則仍其稱。

西山巨剎，粉者半中璫。金碧鱗鱗，區過六百，編所列梵宮，間存創者姓氏，志濫也。晏公一祠，學聖尊儒，大書特書之。

書紀帝京，廟號祖諱，森然維列。故先輩鉅公，或稱名而冠以官，或稱名而冠以籍。僧道隱逸，名不可稽也，俗稱之。

昔稱古人碑碣，山川眉目。茲地，漢、唐、宋碑，存者一二，餘所駢列，遼、金、元物也，文字荒蕪，僅志歲月，但存碑目，不錄原文。存一元碑，夷語可刪故。

是編著作，在敘記間，篇有幅，幅有其首尾，或體致弗合，則亦捨棄舊聞。如報國寺，述遊所屬目，以成其篇，而他碑記，即不可闖入。按記，英宗周后弟吉祥，幼祝髮，晝遊市陌，夜宿報國寺伽藍殿中。英宗忽夜夢伽藍神來告，后弟今在某所，后夢亦同，即日求得之。然吉祥願爲僧，不可強。迺改報國寺曰大慈仁寺。今西之伽藍殿，夢所告處也。

編所主者，地也。如漢前將軍，玉泉解池，著異甚衆，而述止北征一事，事在燕市也。他若文山鄴

湖之助戰，忠肅武林之兆夢，事不在燕，一無旁及。

閭里習俗，風氣闢之，語俚事瑣，必備必詳。蓋今昔殊異，日漸淳澆，采風者深思焉。春場附以歲時，弘仁橋附以酬香，高梁橋附以熙遊，胡家村附以蟲嬉。

名公遊紀，爲光山澤，要其命筆，則一日偶然之玄對。歲月先後，致人人殊，雖甚鴻篇，不仍不載。

關廟、狄祠等，不錄本傳，以國史炳然，無煩具述。他惟事隱軼，論淆訛者，務表章而辯白之。

園林寺院，有名稱著而駢列以地，如淨業寺、蓮花庵之附水關，李園、米園之附海淀者。有名稱隱而特標著之，如水關之太師圃，卧佛之水盡頭者。有昔著今廢，猶爲指稱焉，如高梁橋之極樂寺，玉泉山之功德寺者。

梵宇，亟稱十刹海也；園館，亟稱太師圃也；山林藪澤，亟稱滴水巖、雲水洞也。人工崇飾，非所貴。奕正，燕人也，好遊，而遊詳於燕。劉子，楚客也，好遊，而燕中遊者五年。是編，奕正摭事，疑者罔濫，信者罔遺。劉子屬辭，怪匪撰空，夸匪溢實。

成斯編也良苦，景一未詳，裏糧宿春；事一未詳，發篋細括；語一未詳，逢襟捉問；字一未詳，動色執爭。歷春徂冬，銖銖緬緬而帙成。

山川記止夷陵，刹宇記止衰盛，令節記止嬉游，園林記止木石，比事屬辭，不置一褒，不置一譏。習其讀者，不必其知之，言外得之。

志山水古歟，得水經注焉。志梵剎古歟，得維陽伽藍記焉。志熙游古歟，得武林舊事焉。楊、周懷音瞻道，其苦也易工。鄺子輪周方域，其博也易奧。是編，盛明拜手之颺言，畿郊千里之觀聽也。枯菀致異，廣狹量殊，難矣，難矣。且其布體陳辭，不更躡向人一步。

周二京，漢兩都，非其盛也。我朝兩京峙建。方初方盛，猗歟勝矣。帝京編成，適與劉子薄游白下，朝遊夕述，不揆固陋，將續著南京景物略，已屬草矣，博物吾友，尚其助予。

景物而追昔游，徵後至，則附以詩。編所得詩，五千有奇，本集十有七，碑刻十有一，鈔傳十有五，秘笈十有二。奕正與劉子，未暇選定，以屬周子損。逸四千篇，存千篇有奇。其徵詩未至者，俟之。

前記志者，陳詩不備，采詩無擇焉。天寧寺之在中州，朝天宮之在金陵，秘魔巖之在五臺，文山祠之在江右，忠肅祠之在武林，景異物殊，悉從刪汰。

詩因時以次，例也。有因地者，先海淀，而李園，而米園。先甕山，而耶律墓，而圓靜寺。三忠祠，先祠，而通惠河。報國寺，先松，而像，而閣。各有類凡，取便閱者。

燕土著，無論已。流寓遠者數世，客久者數十年，讀斯編也，耳目一驚，未也。吾耳及矣，趾未及，吾闕焉。趾及而事理疑，吾闕焉。若夫非吾闕之，而選勝選事，寡聞又多矣。以語周子，周子曰：未也。先輩之題其地也，匪石不傳也，其集也，匪木不傳也，傳矣，而吾目周之，十有二耳。以語劉子，劉子曰：吾續之，吾續之，吾惡知後且續者之不倍今茲乎。